

杜宏剛
邱瑞中
韓登庸

劉 羚
閻崇東

主編

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五）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目錄

八谷集	具思孟著	〇〇一
雪月堂集	金富倫著	〇一九
松岩集	權好文著	〇三一
省庵遺稿	金孝元著	〇三九
白麓遺稿	辛應時著	〇五一
芝川集	黃廷彧著	〇五七
梧陰遺稿	尹斗壽著	〇九三
文峰集	鄭惟一著	一二七

草澗集

權文海著 一六三

龜峰集

宋翼弼著 一八三

牛溪集

成 渾著 一九五

來庵集

鄭仁弘著 二六三

清江集

李濟臣著 三〇一

栗谷全書

李 珥著 三三五

藥圃遺稿

李海壽著 三九五

松江集

鄭 澈著 四一九

拙翁集

洪聖民著 四四七

健齋集

金千謚著 四六九

玉峰集

白光勛著 四九九

月汀集

尹根壽著 五〇七

具思孟 著

八
谷
集

具思孟，字景時，號八谷（一五三一—一六〇四），朝鮮中宗二十六年，明嘉靖十年生，朝鮮宣祖三十七年，明萬曆三十二年卒。

思孟自幼知學，才弱冠，中進士試。一五五一年（明嘉靖三十年，朝鮮明宗六年）丁內艱，服闕，中一五五四年漢城解魁，三場之卷，俱入優等，名聲籍甚場屋間。一五五八年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未幾，薦拜藝文館檢閱，轉侍教，移拜承正院注書。一五六〇年秋，明宗李垺親政，升授成均館典籍，俄拜司諫院正言，薦拜兵曹佐郎知制教、世子侍講院司書。一五六一年，入弘文館爲副修撰、修撰。一五六二年，拜兵曹佐郎、司諫院獻納、弘文館校理、司憲府持平。一五六三年冬，以副校理兼持平，爲謝恩使書狀官，朝京師。一五七五年春，服闕，拜忠清道觀察使，秩滿，拜僉知中樞府事，明年秋，以賀至使朝京。一六〇四年三月，以先考忌辰，將親祀事，祭後前症發作，乍歇乍緊，藥未見效，竟是以考終。

思孟平居唯以文墨書畫自娛，別無嗜好。詩文清新典雅。皆可爲後人之模範。

《八谷集》由思孟長子成出家藏草稿，并編次、定稿。次子三道水軍統制使宏、李植於一六三二年在統營刪定版本并初刊。外孫郡守沈長世、李植分類再編，三子容於一六四八年在榮川重刊原集。李端夏於一六八六年刊行雜稿。四卷，共二百三十二板，半頁十行二十一字。

底本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

真歇臺次成安肅任韻在正陽沙門內

昔在京師日曾聞說此臺忽窺千嶂面已撥百年懷。壘金蓮秀重玉雪堆斜陽更奇絕欲去且遲徊。

次鄭判書宗榮詠雪韻次辰歲行人啟希程以出使會子龍等判書示一律用演雅體以副之

遙城龜縮興無多粉蝶紛玉作花短髮失青迷宿鶴
鼻頰欲白點歸鴉寒催暖翠還浮蟻愁惹柔條未轉鵝
但願遺蝗八千尺剩收魚稻送生涯

黃州奉送李參判後白朝京

齊安館裏送征輶一曲離歌恨轉饒節序政逢添線剝
行裝剛被隨旌驕忠應帝識邦因重正自神扶路不
遙莫戀中州頻駐馬恐勞塵席待還朝

送松江出按塞北松江鄭叔季涵之號

莫恨陽春和者稀天恩猶許侍彤闈不妨暫借萊公
鑄何用頻沾賈傅衣銜塞黑風來似屋連空密雪隨如
靡陰夷一視真餘事要變鴉音報政歸

政府馴鶴課試代作

廣庭高步兩長身不待孤山亦自馴一粒肯隨雞族後
數聲閑占鳳池濱夢和霜月黃扉曉影襯烟夜碧樹春
却望帝鄉歸路絕也應愁殺困風塵

五言排律



送洪達可朝京六十韻達可名天民隆慶三年使燕

瞻昔朝宗地如今送子行往還當半歲跋涉幾千程少
海遙伸慶文星更耀精風裝隨駟騎離恨赴蟬聲北闕
宣杯出西郊負弩迎烟波窺石壁風雨過松京邪正人
何在興亡歲屢更黃岡經戰壘湏岸俯雕甍形勝三韓
最風騷四座傾九疇留聖訓八法化愚氓終古原陵在
沉吟涕淚盈潮生渡薩水峽束卸嘉平樓閣看應滿山
川望更繁封疆瞻有截設險喜無驚寧厭危城峻江分
異國橫定辭狂藥酒寧為麗情嬰疾病宜加謹防持要
必誠河邊舟遷迤遼左路崢嶸穿榻猶欽管為禽謾記
丁大都綏遠客高宴撼哀箏水有三義勢樓傳八角名
艱危行未已顛躓苦相并半夜聞刁斗孤城近虜營閨
門常晝閉行旅斷宵征援臂終難見龍圖不復生民無
兵後子村有燬餘極處心如噓時面似醒戒何忘
造次憂或值搶攘山海關防壯皇明智慮宏永期安
漢場直掇却胡兵爭似夷為守須知道是勅金鷺思一
溉閭閻恐難呈屹秦城峙終賊騎傳何曾隔衝
突難以護耘耕路出昌黎縣身休孤竹城抑邪功不小
諫代義逾明吏部千年傑灤河萬古清漁陽尋駐馬天
寶憶奔鯨神器寧容竊兜渠自就烹形庭瞻日角偏

館對燈檠。大禮終。王事微誠念。帝紘春秋今鼎盛。
時勢問咸亨。人物誰忠貞。朝廷幾老成。孜孜勤夙夜。夕
久享安榮。市古情何限。洗會恨已撐。金臺悲寂寞。紫市
醉忠貞。石晉唯知賂。宣和自背盟。空勞懷召伯。何用說
荊卿。文廟追絃誦。園丘想珮珞。懸知收石鼓。絕勝置金
塗。眼孔行應大。曾襟認轉關。勾尋收秘寶。採擷得精英。
會遣偏邦重。還將大雅鳴。歸應先。側席用合早持衡。
顧我居無友。推公姓異兄。閉門同守拙。讓路等無爭。心
向故人盡。身因知己輕。相期存晚節。非止保初情。牢落
雙鳴劍。蒼茫一濯纓。西郊車馬散。日暮動干旌。

送黃景文以 奏請使赴 京三十韻
台送或別
芝川戊午

年同

草昧三靈卜。謳歌萬姓懷。如何開極始。却與止樊偕。
國恥憑誰雪。天心屬汝諧。風裝趨北闕。虔拜近前
階。懸鑑誠能徹。修書事豈乖。鳳毛光帝里。玉樹照
天街。亭對邦因重。賢才上所佳。廟靈應有待。輿閭
已堪排。機合乾坤造。懽披日月靈。聲華山斗並。蹈舞羽
毛皆。顧我心偏慕。逢君眼自揩。截河着俗學。秦徵洗淫
哇。鵬擊終霄漢。駒生盡渥洼。愛山開北牖。散帙坐西齋。
講道思更僕。投詩愧類俳。但教蘭在室。不必酒如淮。別
袖沾殘雨。征途繞斷崖。斜陽登八角。明月宿三叉。鮮膾

飛銀縷。香疏折玉釵。元戎非驃騎。強虜劇崖埋。政要防
身劍。寧虞梗路豺。平原連蒼蒼。危堞擁參差。石鼓指魚
貫。金臺餘鳥皆。自耽觀魯樂。誰復戀吳娃。去並傳文獻。
歸應泳聖涯。區區磨爵祿。僅僅保形骸。有意裁黃帽。無
心綰紫綬。雲山邀倦鳥。塵白惱鳴蛙。事業推君實。襟期
托李駟。行塵休悵望。此事付吾儕。

奉送柳方伯希霖出按海西二十韻

欲以詩相贈。嗟無筆似扛。嚴程拔玉節。離思繞銀缸。簡
寄臨西服。閑眠謝北窓。清姿冰皎皎。雅韻玉泠泠。經術
真無敵。忠貞詎有雙。政逢收杞梓。尤。幹幹珉珉。分陝
由來重。荒年矧可憐。提封雖不廣。風俗奈非旃。轉登飢
骸積。盈庭訟舌咤。經心纔婉畫。隨手已先降。荷雨聽秋
沼。雲帆落暮江。赤欄觀海鶴。黃卷對蘭缸。定未留鈴牒。
何妨步石砮。惇縵誰告病。歌詠自成腔。遲暮機全負。浮
沉浪幾撞。官高才不逮。任重力難扛。理窟那窺闕。驛壇
敢豎幢。本非江左謝。終愧鹿門龐。樹生寒籟。幽泉咽
小淙。歸來應未晚。黃閣佇經邦。

雙樹亭別張季宜
亭在攸秀。亭後峯有雙樹對立。
故名。四顧無碍。長江繞其下。真
絕勝之地也。季宜名義國。時為昌
黎府使。同赴。如
川慶。是時要余觀攸秀。相與並轡
來宿。翌朝。登
賦此。設酌。季宜先歸。成
五絕。遂次韻贈之。

渺々長江水。茫々獨去人。浮生一何苦。復作別離身。

蔡李贊成栗谷文名釋字

奎璧委精。崧嶽降神。網緼鍾聚。篤生斯人。性賦英膏。質凝清純。沉潜古訓。琢磨自新。超然獨詣。早悟道真。微無不析。奧無不臻。業崇學廣。蔚為名儒。餘事文章。亦極敷腴。潘江陸海。浩汗無邊。只取理勝。不務雕鑄。有德之言。出於自然。屢魁場屋。遂占龍頭。蜚英朝者。起敬輩流。歷數幸省。遭遇明時。士林領袖。邦家華勳。樂行憂違。進難退速。講道河汾。研幾岳麓。束脩必誨。握水自遠。繫蒙有要。諄諄警勸。安定門人。遇之可知。茫之墜緒。自任無疑。越在夢卜。益勤弓旌。蓋亦貴然。慰我聖情。玉音曰。咨爾來思。昇爾國均。責爾經綸。允在臣工。罔不矜式。同底于治。立我民極。公拜稽首。敢不祗承。夙夜匪懈。恐不克勝。殫思竭力。憂國如家。改紀更弦。醫瘡去癰。急於吐哺。欺負何論。信此搢紳。邪正未分。含沙伺影。同舟為敵。政者迭起。禍且不測。不有懸鏡。詎免投杼。權輿是承。一心虛行。璽書頻招。衣衣重來。方勞營救。孰懷嫌猜。大病纔經。良藥難施。人曰毒淫。鍼石其宜。公猶梁肉。謂傷人無。乘黃載路。按轡徐驅。不速不遲。馴致大猷。云胡不吊。遽作仙遊。大厦方構。梁木先摧。砥柱已折。頽波莫回。否運可言。危勢誰持。不慈有誅。速奪與悲。素膳久御。恩數允全。儀收點班。講輟臨筵。春卷不相。曾

湯空築。向背靡定。治亂寧卜。嗚呼哀哉。俾也可忘。才識過敏。酬酢無方。言論豐。和氣可掬。發而為政。事如破竹。嘗掌文柄。遠迎詔使。展禮賡詩。動有餘地。追典兵務。戎生北陲。軍政填委。剖決無留。誠心啓沃。籌書接進。增修學規。誘掖髦俊。孝友兼至。孤寡同居。俸入屢空。虞之晏如。疾病少間。尚軫籌邊。盡神思。遂致不痊。忘身徇國。不愧先正。位止貳公。年靳知命。於公何啻。彼蒼者天。不亡者存。請質遺編。紀嗣孤。今世潛夫。倘藉友朋。永奉膏肓。予以無似。從遊亦久。天官忝郎。幸叨僚右。中年阻聞。心則如初。隆秩漸加。賤跡愈疎。唯功瞻慕。非希眷顧。今也則亡。予將疇依。含哀薦誠。有淚霑衣。聖其不昧。歆我祈。

王朝不諫天書論論淵批甚

論曰。人臣之道。有犯無隱。君有過則雖以興臺之賤。尚能進其規諫。而況於大臣乎。大臣而能諫。則君之過不長。大臣而不諫。則君之惡不悛。是故陳善閉邪者。謂之君子。長過逢惡者。謂之小人。既不能陳善閉邪。而有所補益。乃反為長過逢惡。而致之荒迷。其罪豈不大矣乎。雖然。以小人而為此則例也。以君子而亦為之。何也。論者於此。不非小人。而深責君子。誠以君子知其非而不諫也。知其非而不諫者。豈其心之本哉。必有拘而然爾。

若非患失之心。則必有保身之念。勝之也。夫保身者。不知其失身。失身者。竟至於失心。愚於宋之王朝。得之矣。昔真宗以城下之盟為辱。居常快之不樂。王欽若遂謬進封禪之策。帝曰。朝得無不可乎。欽若乃乘間以言。朝龜勉從之。及河圖洛書發問於秘閣之幸。而神道設教。決意於杜鎬之對。遂賜朝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歸發其封。則蓋義珠也。朝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於是天書降。王朝等皆稱賀。由此天下紛然爭言祥瑞矣。夫王朝之職。何職耶。天子之宰相也。王朝之任。何任耶。天子之輔弼也。職天子之宰相。而任天子之輔弼。豈徒食其祿衣其衣。為身謀而已哉。必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非堯舜之道。不敢導君而行之。非堯舜之事。不敢從君而逐之。寧拂天子之旨。而不忘所學之正。寧失一身之計。而不孤萬人之望。夫然後始可謂稍能其職。而不負其任矣。彼王朝之為相也。慎守法度。無所變改。碩德重望。獨立朝著。帝以蓋信言。無不從。亦可謂守其職矣。而其不諫天書。何歟。然則朝為不知其非。而不諫者耶。知其非而不諫者耶。方欽若之罔帝也。帝獨忌朝。則帝以朝為知其非。而可諫者也。方欽若之舞姦也。朝欲諫帝。則朝於帝。亦知其非。而不可諫者也。然則朝於天書。非朝不知其非。而不諫。

知其非。而故為不諫者也。夫天書之誣。豈待智者而後知哉。天道遠。人事邇。上而為君。下而為臣者。宜必求乎人事之所當為。而不當責諸天道之所難必也。是故聖人深責事功。而君子不言祥瑞。豈徒然哉。欽若美為真宗愚惑。謂封禪可以鎮服。謂崇奉可以明示。以所先為所後。以必無為必有。不顧昭々之理。而遂言夢中之神矣。夫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宋之君臣。不行先王之道。唯務聖祖之奉。如醉如狂。甘心誕妄。為佞宗社首。輒修登封。汾陰。太清。復致明裡。大禮之使。朝悉兼焉。山雕野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再拜之禮。朝必先焉。非徒不能諫。又從而為之。世謂朝賢。愚不信也。且朝之不諱義珠。非也。君子不受無義之貺。是故子家反雙琥之賜。孟子諱兼金之餽。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哉。方帝之賜珠也。恐朝之異議也。則是以珠箝其口也。朝可以受之乎。既賜而啓其封。以視之。可也。既歸而知其珠。則納之。可也。朝乃安然受之。而卒無一言。則朝之失極矣。然朝必不諱。愚於不拒欽若之言。已知之矣。朝之不拒欽若。非也。君子不敢從君於惡。是故李絳諫節度之勅。李沆焚立妃之詔。豈非君子不可以邪動哉。方帝之沉思也。恐朝之不可也。則遂以旨試其意也。朝可以從之乎。東喻而絕之。以義可也。入爭而辨其為誣。可

也。朝乃油然從之。而卒不能諫。則朝之失甚矣。然朝必不拒。愚於不是文靖之言。已知之矣。方文靖之日。奏水旱盜賊也。朝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則朝之失基矣。朝於災異。則必欲隱之於帝。朝於符瑞。則終不諫之於帝。流從於美珠聖旨之中。而不知恥。驅使於泥金玉牒之間。而不知勞。斯時也。斯心也。君子乎。小人乎。雖然。朝豈諂君而愛利者乎。愚不過曰。保身之念勝之也。夫一念之萌。從微至大。則保身者。未必不至於失身。失身者。未必不至於失心也。吁。可嘆也已。然則朝可以諫。天書乎。曰。可。在不受美珠之前。朝可以辭美珠乎。曰。可。在不從欽若之言。既從欽若。而欲辭美珠。其亦末矣。既受美珠。而欲諫天書。烏可得也。是故。君子作事謀始。之不謹。而欲善其終。左矣。自是天下多事。免譴墜典。大修官宇。繕畢東封。又議西幸。至於五鬼用事。而民無所措手足矣。至是。方且嘆文靖之先識。欲諫而不能諫。何晚也。欲去而不能去。何滯也。以為業已同之則已矣。以為上遇之厚。則是大不可也。君子所守者何道。宰相所任者何事。枉己以徇人。屈義以從邪。上不能格其君。下不能間政適人。徒取寵眷。以為身謀。則將焉用彼相乎。孟子有云。愛而不敬。數畜之也。帝於朝。以利誘之。而徒寵其身。則其待之已賤。而不敬之亦甚矣。朝乃以是為厚。

而不去。卒之不能以正自終。削髮被縵。有同刑人。噫。朝之計亦謬矣。始欲保身。而不知其失身。既為失身。而竟至於失心。使朝早知如此。必不肯為矣。當此之時。犯而不欺者。其惟孫奭乎。蓋我奭之言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朝聞此言。其穎獨無泚乎。嗚呼。朝之罪亦大矣。帝之意決於朝之一言。朝若諫之。封禪之事可無矣。保身之念。既勝於中。行已自苟。非但不諫。可羞可惡之事。不免躬自蹈之。則與小人何擇。於小人何尤焉。愚故以為始惡者。欽若也。成惡者。王朝也。使一法吏執案定罪。則當不置王朝於欽若之下。

維州是非論

論曰。受鄰國之叛邑者。惟當絕之以信義。復祖宗之舊疆者。無所復問。其是非。蓋鄰國之人。無故而舉邑歸我。非有罪逃刑。則乃叛國為逆者。天下之惡一也。是固仁人之所深惡而絕之。不惟絕之。執而歸之。使即天刑當也。況非其有而取之盜也。則彼鄰國之叛邑。於我何有哉。且今日既叛其國而歸我。則安知他日不叛吾而歸人也。若夫祖宗之舊疆。則不然。先王壤地。世守勿失。而不幸一朝淪喪於夷。亦仁人之所深恨而欲復之者也。幸有人焉。而向風慕義。提其封疆。還于舊主。則以仁人欲復之心。豈不欣然納之。而何暇復責其叛國歸我乎。

執是案而斷之。則維州是非。有不足論矣。昔李德裕節度西川也。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已遣兵入據其城。具陳出師之利。下尚書議。牛僧孺獨曰。比來修和好。罷戍兵。中國御戎。守信為上。從其言。以其城歸吐蕃。執怛謀及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境上。極其慘酷。嗚呼。維州是固何地也。若吐蕃之地。則僧孺固為得矣。若唐之舊疆。則不足罪乎。夫自明皇繼華胡。以亂四海。而王綱不振久矣。京輔之民。尚不保其無叛。而河隍之地。已盡歸於不供。楚人有問鼎之志。獫狁肆侵。鎬之暴。未聞齊桓問罪之師。無觀南仲執訊之舉。而獨有老臣守蜀。威以天子之兵。恩以天子之惠。舉動足以服彼之瞻聽。顧眴足以懾彼之心。瞻使敵王之強寇。為率化之良民。復我舊土。曾不血刃。此固唐之君臣。歡欣開納。不復為疑。而乃下之於尚書。使仇怨之人。得遂其姦。歸之於吐蕃。使凶虐之虜。得肆其賊。豈天厭唐亂。無所復為者耶。且僧孺為身之士。於唐之天下。不以利害為已。休戚而徒欲沮人之功。以快於報怨。至於文宗。以唐之子孫。守唐之天下。不能復祖宗之舊疆。而乃反棄祖宗之赤子。已不能復。而又責人之能。復執向慕之人。而為讎敵快意。絕來歸之望。而棄吾土不顧。則文宗之罪。顧不大歟。始而棄之。戮之何忍也。從而悔之。贈之何晚也。使

文宗而陷於罪者。實僧孺之所為。則僧孺之罪。可勝誅哉。夫德裕之功。可沮。而祖宗之土。不可棄。怛謀之身。可罪。而歸順之心。不可塞。沮德裕之功。則無攘夷之策。棄祖宗之土。則有虜國之虞。罪怛謀之身。則絕忠款之路。塞歸順之心。則斷收復之期。使文宗而少悟。則豈敢排大議。而用大詐。棄大利。而即大害哉。雖然。僧孺之罪。豈止是歟。始欲沮人之功。而卒陷欺君之惡。一舉百病。具焉。謂僧孺為是。愚不信也。維州唐之故壤。是固祖宗所治。而所守者也。其民皆祖宗之赤子。其地皆祖宗之郡縣。而一露猾夏之鋒刃。已墮居焦之版圖。禮義之俗。淪於蒸報之鄉。衣冠之士。陷於塗炭之域。使驚獮之徒。驅使善良之民。貢賦之地。慶為焚獵之所。彼其中亦有豪傑之士。屢自奮袂於左袵之中。以俟唐之來蘇。而唐之甲兵。不出於關外。則恨其終老於穹廬之下者。非一年矣。適有大臣治邊。宣布方略。則已自賀其投身之有所矣。是以怛謀順人心。而納地。非怛謀之叛其國。乃怛謀之向乎善也。昔者八百諸侯。去紂歸周。天下不以為叛。而後世亦莫之罪。且八百諸侯。非武王之所。有而武王受之。曾不少疑。況維州。祖宗之舊疆。而遽責其歸我。天下寧有是耶。唐之不能復河隍。未必不由此為之兆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夫維州得失之幾。乃河

隍遠順之機也。今者怛謀以地來歸。不即開納。反討怛謀以叛國內以絕慕義之誠。外以快讎人之心。則愚恐河隍之士卒。未必不以怛謀為戒。皆以謂叛主將而歸朝廷為有罪。則豈徒失一維州之地。亦將并棄河隍之土。一失其機。無不立敗。是深可惜。且德裕能臣也。及相武宗。收復河隍。其功偉然。僧孺無尺寸之效。有益虛室。而妨功害能之惡。屢書不一言。則兩人是非已曉然矣。以溫公之正大光明。而乃敢石牛點李。何歟。至於維州之議。抑揚已甚。殆無以過於俗人之論。宜其不免於胡氏之春秋矣。維州是非。自唐以來。紛々筆舌。未有定極。不有綱目以斷之。則德裕之目。終不瞑於地下矣。然則僧孺固有罪矣。德裕獨能無罪矣乎。曰。以維州之事論之。則德裕宜若無罪。而亦不可以不罪之也。何也。德裕之謀國。其皆出於公正乎。德裕之事君。其皆出於忠赤乎。謀國果出於公正。事君果出於忠赤。則何乃自樹朋黨。互相排擯。至使人主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噫。人君常有疑嘆。不去嫌吝如此。而其臣未有得志立功者也。是故怛謀之歸。乃國之利。而疑嫌之心。拒之於內。姦邪之計。得行於外。是誰任其咎哉。苟能謀國盡出於公正。事君盡出於忠赤。不立朋黨。不事傾軋。上以結恩眷。布威信。下以棄仇怨。消讒慝。然後有所不始。何事不終。有所不立。何功不成。愚以是知維州之功。所

以不成。非文宗也。非僧孺也。乃德裕也。雖然。維州之事。德裕為是。豈可以彼之失。廢此之是乎。嗚呼。邾庶其以邑來奔。春秋所誅。曰。弘正舉軍歸命。憲皇是嘉。彼僧孺徒知不受。庶其為義。而不知維州非閭丘之類。徒知開納。弘正為得。而不知維州乃魏博之比。其謬已甚。考其所以為謬者。則特出於沮人之功。而快於報怨也。愚故曰。受鄰國之叛邑者。惟當絕之以信義。復祖宗之舊疆者。無所復問。其是非。

對策

問事有不難辨。而不能無疑者。虞舜蒼梧之崩。宋祖燭影之變。後世莫能辨其真偽。太公之在俎上。二帝之陷虜中。其事同也。杯羹之言。悖於倫。而反脫虎口之厄。金縢之賂。出於情。而不救馬蹄之蹂。項羽之弑君。隋煬之弑父。其罪一也。縞素之師。假於義。而猶謂之順。晉陽之舉。迫於勢。而或謂之悖。昭烈之取劉璋。似乎詐。而議者以為義。太宗之縱死囚。近於仁。而議者以為賊。其皆有由。而別有可議者歟。

對。愚聞事之可疑者。跡。其可辨者。實。故欲論其事者。不于其跡。而于其實。今執事先生。特舉古人難斷之事。下詢承學。愚雖不敏。安敢默。以孤明問。竊謂天下之事。

有跡有實以其跡而言之則固有可疑而以其實而求之則亦無難辨者矣何謂跡有如此之事而記之於書傳之於後是則不能無疑焉何謂實有如此之事而推之於理致之於心則豈復有難辨者乎故或有跡無而實無者焉亦有跡有而實有者焉善觀其實則跡之有無可辨矣或有跡非而實是者焉亦有跡是而實非者焉能明其實則跡之是非可辨矣然則知其實之有無而可知其跡之有無其實之是非而可見其跡之是非跡未嘗不由其實則豈有實無而跡有實有而跡無者乎又豈有實是而跡非實非而跡是者乎雖然於此有說焉苟吾心之知有所未盡其於古人之事孰有能精辨而釋疑雖先儒尚無定論況後生何能折衷謹以臆見為執事復焉夫倦勤而還文命禮降而配皇天者有虞也而乃有野死之說承母而盟金樞召弟而屬後事者宋祖也而不免燭影之疑此則真偽之難辨者也慈天墜在賊祖而分羹之言出於其口則悖於倫也而卒致仙仗之返父兄囚繫虜庭而增幣之請一於謹和則出於情也而未見岳狩之復慄慄捐賊陰弒共主則縞素之師雖曰義假而其事不可不謂之順私取宮人將被族誅則晉陽之舉雖曰勢迫而其情不得不謂之悖止仲謀之勤滅而已自取之則似近於詐而得孟州

之土疆以圖恢復則非義而何解大辟之縲綬而約以送之則似近於仁而揣罪人之未歸故為放出則非賊而何此則跡之可疑者也吁論古人之跡者不若論古人之實既明其實則跡之有無是非不足辨矣然則欲論六帝之事豈亦即其跡而推其實乎揜不自而揖克艱推天下而與之則舜是堯也避陽城而應謳歌受天下而君之則禹是舜也相傳一道視禹猶子為服三年視舜猶父安有以聖繼聖之際所謂幽囚篡弒之事乎為此說者非惟二帝之罪人啓亂賊藉口之端則實乃萬世之罪人也此則戴記蒼梧之墓安陵九疑之塚有以開不經之說而不知望期之倦已命總師有苗弗率尚曰徂征而乃復有南巡之理乎斯則涑水之詩盡之矣愚不敢復言也知杜稷之福在於長君而與弟則視匡義為孝孔志禪授之義為於得位而弒兄則視大祖為隱公父父分痛何其友愛之至乎刃同氣何其戕害之甚乎謂龍行虎步之天子反效賊君篡國之亂臣記此事者不特野史之所傳考當日行事之實則亦據國志而可驗矣彼其不服宋后之喪且致弟姪之死其何以解萬世之疑而胡為傳位之命不同卿士離席之遜悉屏左右而終復淪金樞之盟乎雖有瓊山之論怨矣愚以為未然也越漢角逐嚴親陷敵方寸宜亦亂而遽